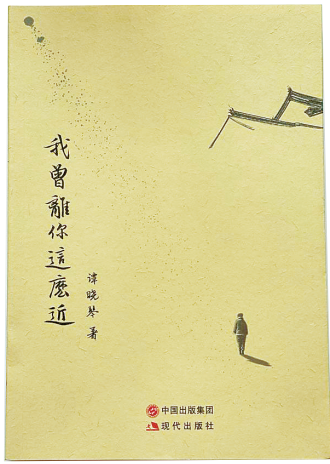


16 里书外

## 失落的“乌托邦”



华之

冬日的下午，窗外阳光暖暖地照进窗棂。顺手在案头拿起一本小说《我曾离你这么近》，读着，读着，随着作者清新淡雅的文字，一些离自己生活很近的人物、故事、情感，浮现在眼前，一时竟不忍释卷。

小说中，男女主人公曾反复提及“乌托邦”。“乌托邦”既可以表示努力追求“福地乐土”的崇高，又寓含“乌有之乡”的虚幻和徒劳。这种崇高追求和虚幻徒劳的冲突，便成为了书中主人公命运的悲剧因。

小说情节集中而单纯，所有人物和情节线索，都围绕女主人公童晖展开。故事发生在风起云涌的改革开放年代。在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中，人们的思想观念都在发生着复杂的变化。文化人作为社会的一员，而且是社会最敏感的群体，他们的生活、思想和情感变化得更为迅猛。小说便是通过童晖、林洋、老柳、小倩等文化人，在这个时代的亲情、爱情、事业上的遭遇，反映了这个群体在当下的喜怒哀乐。

童晖自小在外公温暖的怀抱中长大，深受外公的呵护，毕业之后，进入文化馆工作，等待她的是安稳的衣食无忧的生活。可是她对生活和事业有着与众不同的期待和憧憬。她渴望“做着自己最愿意做的事”，“它就是一个乌托邦世界的大狂欢”。童晖放弃安定、衣食无忧的生活，毅然停薪留职，加入了林洋的文化公司，一起努力建设心中的理想文化。无论创办《华人》增刊，还是建设“复平邨”，她都全身心投入。并在这个过程中，加深了对林洋的了解、爱慕和情感。这是一场理想与现实的博弈，迎来了童晖的人生成长和爱情的升华。

失落的“乌托邦”，是书中情节发展的高潮。然而，在小说高潮来临之时，“乌托邦”却失落了。呵护童晖一生的外公离世，并在临死前决然地阻断了童晖和林洋的爱情。伴随童晖长大的情感上的“乌托邦”，茫然失落了。童晖与林洋的爱情，尽管心灵相通、灵肉合一，但在现实的压力下，纠结再三，还是竟然分手。复平邨的建设，耗尽了他们的心血，几番抗争，最终还是落败，理想终究没能抵挡得住现实利益的诱惑。童晖痴心向往的事业“乌托邦”，亦轰然失落。

小说的结尾，经历了许多苦痛的童晖，依然平静地去了滕州大学读书，临行前她删掉了自己与林洋聊天的全部信息，而且感觉是“哗的闪开一条道路，一下明媚起来”。她读完书，又回到了昔日的文化馆工作。在小说的开头，还有一段倒叙，细腻、温暖的描写了她与新恋人李信的缠绵。作者笔下，一切失落已然过去，生活依然像以前那样风平浪静地展开。

也许，这就是作品与众不同的魅力所在。

写失落，写悲哀，写痛苦，写悲剧，以云淡风轻来替代长歌当哭。小说的情节发展是悲剧性的，所有的失落和毁灭，足以使人痛不欲生。可作者的笔墨十分内敛，坚持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表现生活。书中没有什么煽情的描写，情节也没有延续悲剧性的发展，只是平静地描写波涛逝去之后的生活常态。这种悲剧的味道，更加令人思考、反省。

另外，小说人物性格和人物心理描写的细腻，为作品增色不少。书中对外公与童晖的情感描写，对童晖与林洋的情感描写，都极为细腻，显得层次清晰，亲切动人，让人感同身受。作品的文字清新、晓畅，一些风景和心理描写，像一篇漂亮的散文，可见作者不一般的文字功底。

合上书本，再次思考书名《我曾离你这么近》。是的，我们离得这么近，不仅仅是因为我们都是文化人，就是当今的社会大众，相处在同样的时代，面临同样的问题，遭遇同样的纠结，都会有与作品主人公一样的精神追求和人生失落。正是因为近，因为平常、平淡，才是每个平常人的感同身受，才能引起人们对生活真实的思考。

（《我曾离你这么近》谭晓蓉著 现代出版社出版）

16 香闺情

## 故乡：梦魂萦绕之地

王鲁湘

社会的流动性造成了生如逆旅、人如飘蓬的迁徙不居状态。思乡情是人人胸臆中的深情，故思乡语也是人人胸臆中的深语，最易触动我心中最柔软的地方。这本由湖南省政协文史博览杂志社编撰的《梦里最美是故乡》中的文字，就是这样的“胸臆中语”，朴素、自然、浅近、意深。

我尝与人言：“何谓故乡？”或曰：“生养之地也。”此言不差。或曰：“梦魂萦绕之地也。”吾击掌曰：“此言极是！”为何说此言极是？我们都做过梦，在我的梦中，不管情节多么离奇荒唐，不管人物多么稀奇古怪，环境却总是出奇的一致，就是我从小生活的蓝田镇，吊脚楼，木板屋，青石街，石拱桥，柚子树，栀子花……

我的蓝田不是王维一千唐朝诗人置辋川别业的陕西蓝田，不是“蓝田日暖玉生烟”的那个产玉的蓝田，而是地处湘中山区的一个水陆码头，湘江支流涟水河的源头，因宜种可以做靛青的蓝草而得名蓝田。小镇印染业发达，染坊很多，小时候总是见到河滩上立着一排排的水架，挂满一条条的蓝印花布，鹅卵石上铺满白色的粉粒，那是用特制的大大刀从蓝印花布上刮落下来的，听说就是用石灰和豆面调制而成。清浅的河床上，飘着十几幅长长的蓝印花布，就像顺长的水草，在河水的冲刷下，款款地扭摆着曼妙的身姿，好看极了。

我没有穿过靛青染过的土布，穿灯芯绒的比较多，有黑色的、蓝色的、棕色的。女孩子们穿红色的灯芯绒，也穿平绒。穿灯芯绒是那个计划经济短缺年代家境殷实的象征，只有城里吃商品粮的人能穿，因为要凭布票；只有工资收入较高的家庭才能买得起，



因为相对较贵。我是所谓的“南下干部”家庭子弟，在蓝田是属于富有家庭。所以，穿灯芯绒成为最外在的判明家境贫富的标志，而土蓝布，包括蓝印花布，则是农村农民穿着上的标配。

1974年3月，我背着一个蓝印花布背包，拎着塑料桶和脸盆，插队下乡。这个蓝印花布的背包是一床被子，母亲认为我从此要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，特意给我缝制了这么一床农民式样的蓝印花被。说实话，这床蓝印花被受到了一同插队的同学们的嘲笑，也让我这个未满18岁的少年觉得脸上无光。窘了几个月，终于在夏天到来时回家把蓝印花被换成了非常洋气的上海花印心被，面子才算是挽救回来。

又过了20年，当我在北京说起这个故事时，中央工艺美院的老院长张仃先生说他也有过同样的经历，那还是在本世纪30年代初，他背着一床蓝印花布被子去锦州上中学，受到大家的嘲笑，因为城里同学穿盖的都是洋货。直到1938年，他到了南京和上海，发现最时尚的文化人和明星都穿江南蓝印花布做的旗袍，家里的门帘和沙发垫都是蓝印花布，这才彻底改变了对蓝印花布的审美偏见。我一看张仃先生家里，果然门帘和沙发垫都是蓝印花布的，门帘已经洗得发白起毛。那种来自天然植物的幽蓝沉着的靛青色，配上镂空印染的白色花纹和吉祥图案，真是高雅素朴大方漂亮！我小时候怎么会认为它又土又丑呢？

后来，张仃先生和夫人灰娃女士到湘西开全国民艺会议，特意给我带回几块凤凰刘大炮亲自染印的蓝印花布，看到这几块来自湖南的蓝印花布，我的思绪一下就飞回童年的蓝田，记忆中马上浮现涟水河边漂洗、晾晒蓝印花布的场景，那是天地之间多么美妙的画面啊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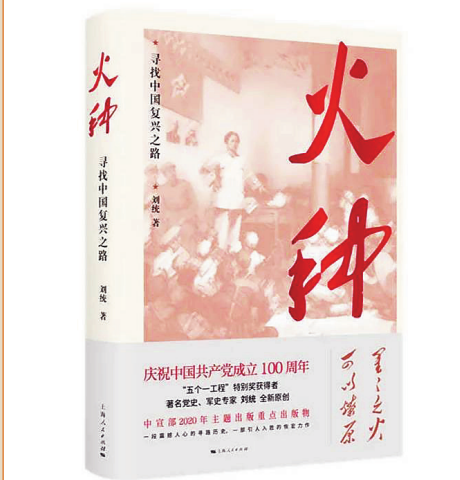
去年到江苏南通采访蓝印花布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吴新元，这才知道，一床几十年前的旧蓝印花布被面，从老乡家里已经几千块钱都收不上来了。

时光就是这样流水一样淌过，年华就是这样走马灯似的旋转，一霎眼，当年涟水河上戏水的少年，就到了回忆故乡的年岁了。把崔涂那首《春夕》诗抄完，算是借古人之笔，浇自家胸中之乡愁吧！

“水流花谢两无情，送尽东风过楚城。蝴蝶梦中家万里，子规枝上月三更。故园梦动经年绝，华发春唯满镜生。自是不归归便得，五湖烟景有谁争？”

（《梦里最美是故乡》杨天兵主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。本文为该书序言。有删节。）

16 走马观书



《火种：寻找中国复兴之路》  
刘统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

本书以“寻找中国复兴之路”为切入点，溯源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历史，上迄20世纪初，下至1929年底古田会议，以宏大史观配以全景式叙事方式，书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背景下的中国，讲清创建之初的党在生死关头怎样做出关键抉择，红色火种又如何沉沉黑夜中成功燎原，再现那段震撼人心的寻路历程。作品视野宏阔，资料翔实，叙事生动，既在大历史中展现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，又在小细节中再现历史人物的一举一动，辅以80余幅历史图片，是一部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的优秀党史著作。



《第76天》  
熊育群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自2020年1月23日10时起，至2020年4月8日零时止，武汉经历了76天的“封城”。这76天，是属于武汉这座城市的特殊勋章，也是全国上下负重前行，守望相助的难忘记忆。在这本非虚构作品中，作家熊育群以感人至深的文笔，全景式地书写了2020年中国风起云涌的战疫历程，刻画了医务工作者和普通民众众志成城、出生入死的战斗经历，谱写了一曲生命至上、人民至上的宏大诗篇。作者带领读者重回这个硝烟尚未散去的战场，写尽了历史转弯之处每个中国人的拳拳情义与绵绵大爱，留下了一份真实的历史记录和宝贵的精神遗产。

16 有所得

## 自然生命力的三重印记

晏杰雄 陈璐瑶

《青红印》是“湘女作家”谭清红的最新诗集，从生活、爱情、地理游历、乡土人物、祖国礼赞等五辑展示了诗人的生命之旅。“光、水、风、云、火”是她为各段旅程所取的名字，这些自然元素与暗涌流动的禅意吻合，体现了诗人质朴纯粹的审美取向，使诗集充盈着一种清新恬淡之美，产生了律动不息的生命力。

首先，现代诗的生命力体现在意象的多样性上。谭清红作为湘文化的受益者，拥有梦幻的想象力，决定了诗歌的基调。例如：“你说树上的蝉/长一声短一声/缝补夏的伤口”。诗人借助意象和通感技巧，把蝉鸣转化为具体的针脚，打破了听觉、触觉、视觉的界限；破损的伤口，与冗长的热夏融合，使得整体场景设计富有电影质感。又如“一个瘦金体长者，在拾荒/腰，折成一个墙角”。年长者身形瘦削、佝偻，弯腰拾捡的动作呈九十度，是字体书写本身具有的动态特点；瘦金体遒劲消瘦，与坚硬的墙体也存在暗合性；字体、硬墙都暗示了我对长者的敬重、爱戴，为后续揭示“老领导”的身份埋下伏笔。可以看出，诗人善于把握事物特质进行联想加工，以客体为情感承载方，将主体感知寄生在自然意象上，使主体与客体（意象）间的联系更加圆融和谐，也因此找到了诗歌脉搏中隐隐跳动的生命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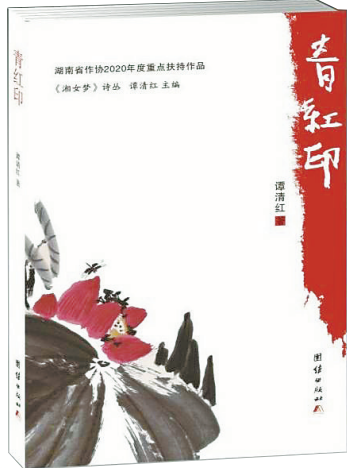
其次，诗歌的生命力体现在诗人的诗歌观与处世态度中。谭清红的文字具有中性美，她的诗句有别于传统女性书写的纤细、敏感、精致，注重用诗言说表现对外部世界的整体感受、体悟与思考，以坚定从容的处世态度作为诗歌创作的核

心力量，故笔调清雅流畅之余伴有一份禅意。譬如《允许自己虚度时光》一诗中，她在结构上采取“3+1”模式，前三节以“允许自己虚度时光”开头，陈列喝茶、晒太阳观察蚂蚁、吃螃蟹三种享受慢时光的悠闲场景，最后以“允许时光，也这样/慢慢把我取走”作为结尾，偷得浮生半日闲，反映了都市人内心“慢下来”的渴望。诗人还富有调侃意味率性写作。《甩脂》中，诗人涉及了诗歌创作中较为少见的减肥话题，重复说道“是时候了”，“让一克一克的脂肪/如同一片一片叶子掉落”，这个动态联想，希望脂肪也能和落叶一样顺势而为、应季而落，表现了诗人的幽默天性，隐隐达到了“物我合一”的谐美境界。

第三，诗歌的生命力体现在诗人气质和精神追求中。在《交出办公室钥匙》中，她写到“也许，他暗指的是钱/我想象的是情书”。诗歌生发场所是办公室，而主体“我”的意识中却选择了格格不入的情书，形成了具有强烈对比性的互动张力，表现了“我”对庸俗物质的鄙弃，内心保留着孩童的善与美。此外，谭清红执着于在繁杂现实中寻找精神栖息地。在诗歌《那个时代》中，她将单车、喇叭裤、上海滩、黑白电视机等带有复古色彩的意象排列组合，复原了专属于一代人的时光记忆、浪漫情结和热血青春。“清澈的辙痕”——单车作为一个有关青春的意象，用“清澈”来修饰地上的黑色辙痕，这份淳朴是上个世纪的家园和人们尚未被工业化进程侵蚀，是诗人怀恋的根源。

诗集也存在一些不恰当的写作：譬如写到游历三清山时引入了网络小说“花千骨”，选取的对象是大众的、非主流的，在现代诗化用中仍值得推敲。但值得肯定的是，谭清红与时俱进的写作态度值得鼓励，吸收生活碎片入诗不失为一种当代诗的突破路径，她对自然生活的孜孜探索精神正为湘女写作注入新的生命力。

（《青红印》谭清红著 团结出版社出版）



何云波

2019年12月，韩国棋手李世石宣布退役，他以跟韩国AI“韩豆”下三番棋的方式告别棋坛。2016年人机大战的主角就是李世石，那次他和人类所有的棋手都信心满满，结果1比4输了。棋盘上桀骜不驯的斗士，就这样离去，只留给棋界一个孤独的背影。

中国棋手李喆为此写了一篇文章《一个时代的退隐》，在他看来，李世石的退隐，标志着一个时代的退隐。在李世石那里，围棋是个人的事，是艺术。人工智能也许代表了一个围棋的科学时代的来临，但当“科学”与“艺术”难以共存，曾经的那个自我的、个性的、艺术的围棋时代，也就可能渐行渐远。

我们有幸处在一个围棋的大变革时期，当一个时代即将慢慢远去，回望我们曾经走过的路，四千年，围棋从游戏到竞技，从简单到复杂，从中国到世界……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值得总结、回味、思考、提炼的东西。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写过一首题为《围棋》的诗：

今天，一九七八年九月九日，  
我的掌心攥着一颗小小的圆子，  
这样的圆子共有三百六十一颗，  
是一种东方的弈术所必需，  
那如同摆布星宿的游戏叫围棋。  
那是一种比最古老的文字还要古老的发明，  
棋盘就好像宇宙图形，  
黑白交错的变幻  
足以耗尽千秋生命。  
人们可以对之痴迷，  
就好像坠入爱河与欢情。  
今天，一九七八年九月九日，  
我本来就对好多事物无知无识，  
这会儿再次感到困惑，  
我要感谢诸路神祇，  
他们让我得见这处迷宫，  
尽管我永远都不能探知其中的奥秘。

博尔赫斯把围棋这种“东方的弈术”称作“摆布星宿的游戏”，它像“迷宫”，我们“永远都不能探知其中的奥秘”。

博尔赫斯没有来过中国，也不会下围棋，但并不影响他对中国、对围棋的想象。于是，围棋与易经、八卦、长城、花园、铜镜、古老的书籍等等一起，也就构建了博尔赫斯想象中的“中国形象”。

尧造围棋，教子丹朱。确实，有着四千多年历史的中国围棋，绵延下来，参与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，与中国人的思想、情感、趣味，早就结下了说不尽、道不完缘分。一阴一阳之谓道，黑白子，成了中国文化的一种象征。

而当围棋一路向东、向西行走，在世界各国扎下根来，不同的文化土壤，又赋予了他许多新的意义。一花一世界，作为游戏、竞技、艺术，作为形下之器与形上之道的围棋，开枝散叶，变得无限的妖娆多姿。

围棋的意义是一个不断生成、建构的过程。古今中外，不同史家，都在追踪、发掘围棋的意义，建构各种围棋之“史”。就当代中国而言，也有了中国围棋史的不少版本，而围棋较发达的日、韩等国，也有围棋史著问世。只可惜，围棋国别史常见，综合性的围棋世界之“史”却无。

而在这样一个围棋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时期，对世界围棋作一番历史回顾与全景透视，也许正得其时。2016年，《世界围棋通史》被列为国家“十三五”重点出版规划项目，2019年，又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。课题组同仁，经过几年努力，终于有了收获。

《世界围棋通史》分古代、近代、现当代，共三卷，湘潭大学出版社出版。由中国围棋协会现任和前任主席、副主席林建超、王汝南、华以刚等担任顾问，由何云波担任主编，陈祖源、张如安担任副主编。职业棋手王海钧七段、李喆六段参与了大纲的讨论，并做技术指导。撰稿者还有杨开润、袁娜、刘金、任晨、席宏伟、杨烁等。

围棋既是竞技，也是艺术，是文化。竞技与艺术，科学与人文，也许将永远并存于丰富多彩的黑白世界。

围棋是复杂的，也是简单的。围棋是科学的，也是艺术的。围棋是传统的，也是现代的。围棋是中国的，也是世界的。《世界围棋通史》希望能为围棋文化的兴盛、围棋的世界传播，贡献一份力量。

（《世界围棋通史》，何云波主编，湘潭大学出版社出版。本文为该书后记，有删节。）

